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五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艮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

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易傳

咸恒體用也

體用无先後 劉絢師說

橫渠先生曰咸之為道以虚受為本有意於中則滯於方體而隘矣拇腓股脢輔以一卦通體高下為言易說

新安朱氏曰否泰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 或問咸內卦艮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妄

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其内卦屬艮也

咸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些取象説咸上一

畫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脚之象艮

就人身取象便也似如此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

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具輔於五爻言之内卦以

下亦有足象並語録

東萊吕氏曰咸恒二卦須合看咸卦説中有正恒

卦正中有説何故咸兊上艮下兊説艮止故説中

有正恒震上巽下震動巽順故正中有說咸卦少女少男故為說恒卦長女長男故為正易說

咸亨利貞取女吉

伊川先生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

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卦六爻皆相應者有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八卦雖名義各有所主而其為道皆大咸以感為義益无所不感故謂之咸感而无不

通是以言亨咸无不亨上也利貞以感次也夫婦之感人倫之始人道之大也是以以咸取女則无不吉然序卦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有咸之道者也聖人明人道故卦辭以男女為言而彖并天地萬物言之所以盡卦之象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咸交感也兊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兊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兊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

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葢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本義

東萊呂氏曰咸亨利貞取女吉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誠相感無所不通一或不誠則雖近而一家亦閉塞而不通故交相感乃亨然交相感三字言之甚易曉其所以交相感之理則難知也若我至誠必待彼至誠然後謂之交相感則是有待於外

彼或不誠則不能相感矣此説甚未安我苟至誠則天下自然相感初无待於外也然人之交相感易不得正故必利貞然後亨易説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

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爲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説止於説爲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説於上和説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　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

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黙而觀之可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咸感也其爻雖相應而辭多不吉顧其時如何耳說者多以咸恒配天地殊不知咸自可配天地故於序卦獨不言咸咸既可以配天地則恒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為言皆也故語咸

則非事咸感也不可止以夫婦之道謂之咸此一事耳男女相配故為咸也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而應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則旡感也或以相說而感或以相畏而感如虎先見犬犬自不能去犬若見虎則能避之又如磁石引針相應而感也若以愛心而來者自相親以害心而來者相見容色自别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風動之也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

此是以事相感也感如影響无復先後有動必感咸感而應故曰咸速也易說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无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有无一内外合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无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无合天地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

受雖不同皆无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信動静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并正蒙

龜山楊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錯故上經始於乾坤乾坤萬物父母也下經始於咸恒咸恒夫婦之義也艮山

也兊澤也山澤通氣而交感形焉卦之所以為咸也咸也者交相感之謂也與天地定位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異矣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定位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而說以卦之才言兊三索而得女艮三索而得男兊上艮下男下女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各止其所也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男不下女則剛不接非夫婦之正也故止而說男下女然後亨

正取女吉也夫天地萬物一體也情也者感而動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以其无二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蜀才曰此本否卦六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剛下二氣交感相與也　咸感也而謂之咸有以无心感者然後盡咸之義如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也以心由所感之不同故咸之所通亦異如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言天地

之感也止而說男下女亨利貞娶女吉言人道之感也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大小亦異也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或天欲雨而柱礎潤銅山傾而洪鐘鳴无足疑也然天人之感終有以異乎曰聖人賛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亦曰憲天之聰明而已並易說

和靖尹氏曰咸感也不言感而言咸蓋咸有皆感

之義感只是感得同類也其感狹也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只是感得同類者故云未光大若二氣感應以相與是咸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柔上變剛而成兊剛下變柔而成艮故曰柔上而剛下雍曰咸自否來六三上而成兊是柔上也上九下而成艮是剛下也柔上而剛下謂二爻之變也變所以成艮兊二氣感應相與之道止而説咸感之情也男下女内外之象

也自咸感至男下女同釋文王之辭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所以盡明一卦之象夫天地非感不能生萬物聖人非感不能平天下則咸之為感雖天地不能外是又豈止男女夫婦而已哉故由所感以觀之大而天地細而萬物其情皆可得而見此咸所以通三才而无間不獨以感人心為道也然文王之辭舉其微而著者孔子極其大與幽遠言之然後咸之道備孔子曰文不在兹乎信不誣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咸感也不曰感者交相感也咸自否
變乾天也坤地也六三之柔上上九之剛下天地
之氣感應而上下相與則亨矣故辭曰咸亨彖曰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此以三上交感
六爻相應言咸所以亨也闗子明謂咸者天地之
交是也剛下柔而為艮之九三正也柔上剛而為
兌之上六亦正也艮止也兌說也上下相感以正

則止而説矣相感之道利於正不正則淪胥以敗男女相説朋友非義君臣不以道合非止而説也故辭曰利正彖曰止而説此以上六九三合艮兑二體言感之道當以正也艮少男感而來兑少女應而往匪媒不得待禮而行其感以正止而説者也取女如是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矣吉孰大焉故辭曰取女吉彖曰男下女此以二體申言感之道也夫二氣相感人道相説不過於正而已故總

言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男下女者相感之一也无所不感者其唯天地乎二氣交感雨澤時行動者植者自化自生兊為澤巽者萬物潔齊之時有化生之象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无所不感亦若天地也否上九聖人也六三中位人心也上九之三聖人下感乎人心也三之上人心感乎聖人也乾變兊則剛者說天為澤則高者平不曰以心感人者感人以无心也張載曰有意於中滯於

方隅而隘其无心之謂乎且天地至大感則相與萬物至衆感則化生天地一氣萬物同體未有感而不動者也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以上三兩爻合互體推之以晝咸感之道也在卦氣四月故太玄準之以迎易傳

新安朱氏曰咸感也釋卦名義　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是極言感通之理並本義　或問近畧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説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為自外來故説得有礙大凡卦變須觀兩體

上下為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先生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自泰而變為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

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爲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爲他卦邪若論先天一卦亦无既畫之後乾一兊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爲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最爲有功

董銖問咸卦本義以爲柔上剛下乃自旅來旅

之六五上而為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而為咸之九五此謂柔上剛下與程傳不同先生問所以不同何也銖曰此易中自有卦變耳先生曰須知程子說有不通處必著如卦變說方見得下落此等處當録出看並語録

東萊呂氏曰咸感也止取女吉也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下天而上地則為泰男下女則為咸蓋以位言則上下之分一定

而不可易以交感之道言則必在上者先感下則在下者斯應上如君必屈已以下臣男必屈已以下女是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各有所感而无不應如行不著習不察之人徒見人心感而天下和平而不知各有所感觀其所感一句最要看蓋聖人巍然在上百姓林然在下須是看觀其所感一句易說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伊川先生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潤漸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一作交）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繫慕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卦義而有所譏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咸以无心感也咸之所感不一故咸之義又為感天與地相感故萬物化生聖人與人心相感故天下和平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感无不應應无不同好色好貨親親長長以斯心加諸彼未有不和不平者也天地萬物形氣雖殊同生乎一理觀於所感則其情亦未嘗不一也澤居下而山居高然山能出雲而致雨者山内虚而澤氣通也土灰候氣可以知也故君子居物之上物情

交感者亦以虛受也

龜山楊氏曰山藏疾澤鍾水有虛受之象焉故君子體之以虛受人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之性包以畜止萬物者也澤之性浸潤以說萬物者也二者皆以虛受而通氣者也

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虛穴來風有自然矣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无非取諸人以為善及其終也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蓋其推而上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山生物也澤利物也天地之大亦相感而後萬物化生況山澤乎是以交感而後生利萬物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惟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充虛中之道故至於无所不感无所不通然後盡咸之道矣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本諸此言虛者本山澤有容之義蓋卦无虛之象而咸有虛之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澤在下而達之山上以興雲雨利萬物者山體內虛澤氣上通交感也君子以是屈已虛其中以受人之益故能受盡言能用大才能任大事易傳

新安朱氏曰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本義　或問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莫是要著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　山上有澤咸當如

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若不虛如何受得又曰上兊下艮兊上缺有澤口之象兊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並語録

東萊呂氏曰山上有澤咸山髙而上有澤焉是山澤通氣也君子觀象然後能以虛受人谷虛則有應伊川解虛以受人𤯝當玩味若心不虛而中有私主所主者在官職則山林之言不受所主者在

山林則應世之言不受惟无所主故泛然无不受
且如一江之潤只受一江之水如受兩江之水則
溢矣今之人只說與正人處至邪人已不能與處
惟聖人无限量故不擇合无邪无正皆能受之所
以然者以其中心虚而无不受也大凡天下之理
虚則能受實則不能受伊川云虚中者无我也中
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
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此六句最當看易說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深淺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　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咸之六爻皆以身為之象下卦象下體上卦象上體初六最下而應九四四以心感而

初以足行然後相應不曰足而曰拇者初以陰居下靜而未行足雖不行不害拇之能動蓋心與四應而迹未應也

龜山楊氏曰咸感也感而動者物皆然而人為之主故咸六爻之象皆取諸身而已初在下咸其拇者也在下而居艮體雖有應乎上未能進也故在外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拇繫於足无繫於事功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咸之名卦盖取六爻无不相感故合一卦論之則足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自六爻觀之則所遇所感不同其咸分矣不足以見其大全猶耳目手足之用不同又安足以識人之大體哉各言其手足耳目之一用可也故咸之諸爻皆不能盡充咸之義各舉其一偏言之也初之感四其感未深有志於感而已故曰志在外也外四也易之六爻上為首而初為足故初言拇而上言輔頰舌

也然天地男女皆以二氣相感而六爻言拇言腓雖一物亦有感而後用於此見萬物之情无所不感矣又非特天地男女二體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為指在下體之下而動為拇拇足大指也初感而動不能自止觀其拇之動則知志在外矣虞翻曰志在外謂四也咸之初所感未深而志已先動動則四不應易傳曰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初六雖與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初信未孚志未交此一爻只如此看甚分明當玩味志在外也一句今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不責己只說我誠意已孚而彼不應不知己之誠未孚如足指之方動安能感人此一爻不以

誠已孚而責人不應但以志尚在外而不能自足

又曰六處咸之下是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象曰

志在外也者常人之感人感之不入即止初六則

不然謂感其拇是在我微未足感人也故志在於

外无自已之心求為感通而後已易說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

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

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先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為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　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其不得相感惟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居則吉趨則凶以男下女為正咸之道

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柔中雖居不往不失乎順一作雖柔而居中不失乎順

龜山楊氏曰腓下體之中也二居下卦之中故有腓之象焉腓行則先動也艮以一陽止乎上而二以陰柔應於五說而不知止者也故凶然上承九三能順而止則不害矣故雖凶居吉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腓腨腸也六二柔而中正何以有凶

以其爻有艮巽是以居則得咸艮之義是以吉也

伊川曰陰不可以先動腓應上而先動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咸之道至難言故文王明之以男女夫婦之道而六爻又以人之一身取義蓋因其易明而可言者也然自拇而腓腓而股股而心心而脢脢而頰舌自下而上之象也腓腨腸也在足之上股之下腓動則足舉而後隨之足之力本諸此為下體之要下卦六二之象實似之二居止之中

腓為動之主吉凶之責在此是以吉凶之義特在夫動止之間耳雖涉妄動之凶苟能居而止之亦不害順感之道咸之六爻雖其應皆順然妄動求感失居正虛受之義尤非艮止之宜聖人戒其違時是以不若居吉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腓腨腸也巽為股二在下體之中腓也腓行則先動躁之象二感五不能守道自止動而遽趨之躁動凶之道也若居位不動順理以待

上之求不害也二動失位為疾有害之意坤順也易傳曰質柔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貞自守則吉易傳

新安朱氏曰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抵君臣上下貴賤之間君當求臣

臣不可求君上當求下下不可先求於上貴賤之理亦如此焉二與五正應五在上二在下六二柔順說於上有如腓之好動動不知止凶之道也若不待五求而先自動則不能安分諂諛冒進惟能居守而不好動則可以吉象復明其順不害者言長沮桀溺之徒乃與君相忘但不可先動使君倡而臣和可也蓋上下君臣之間又不可隔絶而不通要得其求則順而從之毫釐之間不可不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内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

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説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云亦者蓋象辭（一作體）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一有象字）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一作下）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一作立）（一作處）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閒細碎在思慮易曰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動靜兩端而已在我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細碎皆不能出其間在於術內已過未來者事著在心畢竟何益浮思游想盡去之惟圖向去日新可也孔子以富不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无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剛而不中居下體之上力雖不任而无所自執股之象也

龜山楊氏曰股身之下腓之上也九三居下卦之上股之象也股不足以有行隨下而已故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股繫於上下之體而非制動之主徒介於上下之間而中有巽義故曰志在隨人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足之力在腓而行之用在拇股无所事隨之而已所應在上所隨在下以是而往能无吝乎九三居止之極亦以隨人尚不能處是其所執愈下者也以其不能自動而隨人故特曰吝苟自動則凶矣君子於行止之間有道存焉孔子可以止則止至公山佛肸之召欲往而不往是以无九三執隨之吝有六二居中之吉也然則咸腓之動往吝之隨不得不深為之戒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為股股脛也感上而動三陽才剛為内卦之主當位宜處説於上六而動亦若二陰爻然故曰咸其股亦不處也下比於二二腓也股動則腓動三在上反隨二不能自止所執在下執其隨者也非為上之道艮為手有執意隨人謂二虞翻謂志在二是已故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隨二則感上而往亦吝雖不處也豈能往哉是以進退皆失其宜易說

新安朱氏曰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静而動可吝之甚也並本義

東萊吕氏曰觀頤之初九可見九三之義頤之初九有剛陽之才不自知其剛陽之貴反與九四為應如人自有靈智之德反舍之而觀其人之朶頤

所以謂之觀我朶頤咸之九三亦如此以九居三不自知其剛陽之才可貴以自處反慕上六舍陽從陰舍上從下是不能自貴反有隨於人之動其吝可知故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謂不能以貴自處而感於卑下也又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謂九三以剛陽之才而不知自信不能使人從已而反從人也今之學者蓋亦如此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

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不知一體之中自有廣大之道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咸其股執其隨者也易說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

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繫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繫之私心既

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一有極字一作極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

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一有字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

以往來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一作

賢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終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

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繫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並易傳

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一心也不得只倀地看過更留心語錄

橫渠先生曰釋氏以感為幻妄又有憧憧思以求朋

者皆不足道也　感非有意咸三思以求朋此則不足道　聖人惟於屈伸有感能有屈伸所以得天下之物何用憧憧以思而求朋大抵咸卦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咸道故君子欲得虛受人能容以虛受人之道也苟曉屈伸心儘安泰寬裕蓋爲不與物校待彼伸則已屈然而屈時少伸時多假使亂亡横逆亦猶屈少伸多我尚何傷日月寒暑往來正以相屈故不相害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存身人精義入

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則順應故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際將見感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无窮不可得而降也　以陽居陰非躁感於物者也然體兊性悅未免乎思以求朋之累也蓋體悅之初應止之始已勞於上朋止於下故憧憧得朋未為光大不持

以正則有諂瀆之悔易說

藍田呂氏曰居上體之下當一身之中以心感者也雖獨與初應未能无心周物然以陽居陰制之以静所感於初者未深未涉於害故貞吉悔亡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有心於周物而未能无心猶自思焉天下何思何慮將无所不感斯所以光大矣

龜山楊氏曰九四脢之下股之上心之位也不言

心心无不該不可以位言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故貞吉悔亡傳曰心静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而物至則无潛形焉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憧憧往來則動而與物交構而從爾思者朋而已匪其朋則思之不能及也故曰未光大也易說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

是也獨不言心其説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其繫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

及故惟天下之至神則无思也无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荆州語錄

兼山郭氏曰九四失位而不中故有悔貞吉悔亡初嫌於失正也介於三五之二剛皆非已應故上之而往下之而來故有憧憧之象非若无心感之為

大也朋者已應也憧憧之感朋從而已以語何思何慮則未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失位過中非吉之象而咸道利貞九四之感初出於貞又以說道感人人之所願從故吉也吉則悔亡矣許愼以憧憧爲意不定此言憧憧則其感无定也朋從爾思言其類從而感也然思之所及者能感而從之思所不及者朋未從也且天地之間往來者非一豈志意之所能盡

虛已聽之可也而欲皆以心思感之是以憧憧无定蓋不知咸之大有在於何思何慮者也象言貞吉悔亡未感害者言九四本无貞吉悔亡之道而在咸則未為害者咸道利貞故也憧憧固不足以盡往來相感之道故未為光大往來之道繫辭言之詳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感不以正則不誠不誠則害於感有悔也動則貞而吉其悔亡雖勉而至未為感

害也何以知匏動而貞也故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四剛感於初方來而說初艮從於四欲往而止是以九四憧憧勞思慮於往來之際而不能定也四陰初六亦陰故曰朋四居中在三之上心思之所在夫思之所至則從思之所不至則不從朋從爾思所感亦狭矣能无悔乎四動而正初九不應去其偏繫之私心則誠誠則虚而无所不感動成坎離光大之象故曰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易傳曰

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然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本義

往來是

感應合當有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耳　問貞吉悔亡易傳云貞者虚中无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説字如貞字作正而固仔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虚中无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

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　或說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為中心之

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个只是對那日往則月来底說那个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个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个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後面來底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禾生是

來　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无心而應周徧公溥无所私繫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惠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惠矣王者之感如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恩獲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

公正无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不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元无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　憧憧往來自不妨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著个憧憧字便鬧了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謂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如何曰

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无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砥之問程子説感通之理曰如晝而夜夜則復晝循環不窮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皆是感通之理木之間所謂天下之理无

獨必有對便是這話否曰便是天下事那件无對來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一物便與一理對君可謂尊矣却便與民對人說棊盤中間一路无對某說道便與許多路為對因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與屈伸消長之說邵氏擊壤集云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因說易咸感處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意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

朋從所不及者不朋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不下今人皆病於无公平之心所以事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矣（語錄並）

東萊呂氏曰九四居感之中正是心虛中虛感應之大者所以感之一卦九四之爻最大貞之一字最好看伊川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虛中无我四字固是貞只認此四字但識虛中无我又不識貞

字貞之一字果到虛中无我地位方見在易謂之
貞在大學謂之正心此心一正則其所感者无有
壅遏之患自然无往不吉而悔自亡若夫憧憧往
來之人心既不正則往來不息乍形乍滅乍起乍
伏本心既失已是私心則是隨其朋類方始思得
此思却有限量有思則有无思則无若到貞吉悔
亡則窮天下之事无不感通繫辭於九四一爻推
廣何思何慮一章指教學者何思何慮當如伊

川說然前說皆是心之正體未曾說下手處至於屈伸相感止以崇德也却是下手處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所以貞吉悔亡由其思不出位未為外物所誘故正正者其良心良知之所在固无交感之害也局於小智憧憧起伏所以未光大以其无所有之光大反逐於物而私應蔽之葢心本光大至此則光大皆不見

易說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繫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為其存心一作志淺末繫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九五處悅之中未免偏繫之弊故不能

感人心而曰一无曰字咸其脢惟聖人然後能感人心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脢背肉也无思无慮故无悔然而非不為也不能而已與所謂寂然不動者異矣居得尊位比上而不能通天下之故則其志末矣非為上之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輔嗣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蓋下之无憧憧之心上之无滕口之說可以无悔而已方

其論天地之感萬物聖人之感人心於脢也何所取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子夏傳曰在脊曰脢葢感於不思不動之地其道優矣是以无悔然不能舍脢之感而志夫體之大全未足以盡君人之道故曰志末也君人之道如之何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有伏艮下感六二艮為背脢鄭康成曰背脊肉也虞翻陸震劉牧同易傳曰與心

相背而不見者也故曰咸其脢九五得尊位背其私心以中正相感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故曰咸其脢无悔然於感之義猶有未盡者九五比於上六也卦以初為本上為末有所志則私矣雖志於末未為无所繫也盡感之義者其惟去其所志虛中无我萬物自歸乎故聖人立象盡意又繫之辭以明之也張載曰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卦義易傳　又曰有因前爻之動以

為象者如咸九五咸其脢明夷之二夷於左股叢說
新安朱氏曰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
无私繫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
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志末謂不
能感物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五咸其脢大抵為學最要識向背
若任私心而行私心所喜則感不喜則不感所見
者感所不見者不感如此則所感淺狹六五雖咸

其脢然所感不大止无悔而已曷足為咸感之人君哉故象言志末也易說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伊川先生曰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惟至誠為能感人乃以

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脢與輔頰舌居心之上皆末也脢无情以无悔輔頰舌感不以誠而以言者也

龜山楊氏曰兊三索而得女則上六兊之主也兊為口舌故咸其輔頰舌居感之終兊之上說之至也以說感人是滕口說而已非感人之道也然不言凶咎者以說感人未至於凶咎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之為

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於説而艮終於止而已邪觀艮其輔言有序為可知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之為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於説而艮終於止而已邪觀艮其輔言有序為可見矣雍曰咸之六爻莫善於脢莫不善於頰舌口舌感人小人之道也故中庸言聲色之化民末矣是以聖人不為也然咸之道以身觀之以男女觀之以聖人

和平天下觀之以天地萬物觀之皆可得而見特舉其至近而易明者則莫若人之一身也故六爻取象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為首兊外為口内為舌艮止也兊說也上六兊感艮口動而上止者輔也輔上頷也九三乾艮感兊在首而說見於外面頰也兊口動而内見者舌也上三相感不離於輔頰舌三者而已不能以至誠感物徒發見於言語之間至於舌

弊而不已者也滕王昭素作騰騰傳也上三相應騰口之象兌為説故曰騰口説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説之終處感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本義

東萊吕氏曰至誠方能感人上六以陰柔居卦之終專以口舌感人譬之巧言如簧其口雖不能辨其心終不感且如二帝未嘗无典謨其所以感人

者乃在典謨之外三王未嘗无訓誥其所以感人者乃在訓誥之外孔子未嘗无答問其所以感人者乃在答問之外若无誠意而徒有典謨訓誥答問未免為滕口說也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六至三十八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六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巽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一有之字終身不一有道字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可字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

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深切論尊卑之叙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内人理之常故為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震以長男在上巽以長女在下故夫先婦後男上女下理之常也大抵易合者必易離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

小人甘以壞且如閭巷之交其初非不欲常其終必變者何哉以其不知久敬之道也凡人之交際皆然易說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

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攸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易傳

白雲郭氏曰咸恒二卦六爻剛柔皆應而名義不同者咸以男下女交感之義也恒男上女下夫夫婦婦之常道也交感時焉而已故曰取女吉夫夫婦婦可久之道也故曰恒久也其道可久斯无不通无不通則无過舉内利以固外利以行此其所

以為恒也王輔嗣曰恒而亨以濟三事也後之諸儒竟分三事其説不一然恒之卦辭止有二義輔嗣誤以為三以彖觀之恒亨无咎利貞一也久於其道之謂也利有攸往一也終則有始之義也久於其道天地同也終則有始日月四時同也是孔子以為二義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

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通乎古今行乎天下而後謂之常行於今不可行於古行於家不可行於國則不可謂之常通乎古今則不可改矣行乎天下則不可違矣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閨門之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一身之常也其

曰恒亨无咎利貞者常行之道利在於正使其不正雖一朝行之亦不可也為學亦然門戶已是議論已正常而行之雖終身不可改也所學所行未得其正則安可一朝居哉恒而曰利有攸往者如書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之内自有新新之内自有一有終有始本不可謂之一今也以為一者是不常中自有常也不善學者以為一定不易而已由是至於執而不通利有攸往者乃變通不息

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寒往暑來不已不息所以為天地之常易說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恒者常久之義也　剛上而柔下雷風

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恒一有字一卦剛柔之爻皆相

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為恒也 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 天下一作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

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

日月得天以下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一有二字氣耳惟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恒久而不已聖人以恒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

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_易傳

横渠先生曰觀書當不以文害辭如云義者出於思慮忖度易言天地之大義則天地固无思慮天地之情天地之心皆放此_易說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_正蒙

龜山楊氏曰男下女婚姻之始也男上而女下居室之常分也盡其常分而後有可久之道焉卦之

所以為恒也中庸曰至誠无息不息則久故惟天下之至誠為能久恒久也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天之為天文之為文皆原於不已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得其所以為天故代明不息而能久照四時變化終則有始故能有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如文王

所以為文是也天人之道一於誠而已矣易說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惟不已故能久聖人久於其道亦為不已也故能天下化成中庸解 有恒心然後可與為善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為已故善人不可得而見思見有恒者易曰恒久也以亡為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何可久也虛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語解

兼山郭氏曰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常也雷風相與

二氣之常也剛柔皆應交感之常也恒亨无咎利
正可久之常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蓋言天之
高明地之博厚悠也久也故能常也日月得天故
能生明四時變化故能成歲聖人久於其道故為
忠為文相救而成道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
者天下之達道如是也然作易者專取配於夫婦
何也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
地者此也彼一以動一以静或作之或止之謂曰

我能常何足以語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恒自泰來故伊川以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二爻剛上柔下成為震巽蓋非謂震為剛而巽為柔也若以上下二卦為剛柔則易之柔上剛下剛上柔下之卦多矣不當獨於咸恒言之也是故剛上柔下言初四二爻成震巽之始也雷風相與言震巽可久之象也巽而動言震巽可久之才也剛柔皆應言六爻可久之道也

有是四者是之謂恒恒亨无咎利貞此久於其道之所致也雖天地之大不能外此故必恒久不已然後為天地利有攸往者恒道无終窮无終窮則往无不利猶日月久照四時久成皆終則有始之道聖人之道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其所以化成天下亦如日月四時是已使有終无始則日月亦不能久照變化亦不能久成聖人亦不能化成天下矣故彖言所以為恒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

巽而動剛柔皆應是也又言恒之所以為道者二久於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矣咸恒六爻之才皆不及疑二卦之義非大故孔子於彖皆以天地萬物之情終之使後世學者不以小道觀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咸以男下女男女交感之情也恒男上女下夫婦居室之道也交感之情少則情深居

室之道長則分嚴故取象如此恒常久也卦自泰
變初九之剛上居四六四之柔下居初剛上而柔
下上下尊卑各得其序常久之道也故曰剛上而
柔下此以初六九四言恒也震爲雷巽爲風雷動
風行兩者相薄相與於无形而交相益者也常久
之道闕一則息矣故曰雷風相與此以震巽兩體
相應而言恒也巽巽也震動也飄風驟雨天地爲
之不能以長久而況於人乎長久之道非巽而動

不可也故曰巽而動此再以震巽言恒也夫剛上柔下而不能相與不可也相與矣不能巽而動不可也三者之才具則上下皆應斯足以盡恒之道故又曰剛柔皆應此再以六爻相應言恒也且以夫婦之道觀之尊者上卑者下分嚴矣不能相與則情何由能通相與矣剛或犯義柔不得禮亦豈能久巽而動上下內外應而家道成推之以治國治天下一道也故曰恒初九之四六四之初宜有

咎亨則无咎亨者剛柔相與巽而動其動不窮也
貞者泰初九也初九以震巽而動是以亨乾天坤
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正而已矣故曰恒亨
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此再
以初變四言恒之才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恒非一定而不變也隨時變易其恒不動故曰利
有攸往恒一變井再變蠱復歸於恒三卦有震兊
巽坎離艮之象天地之道始於震終於艮既終則

復始於震而恒體不變所以能循環不息終始不窮亘古今而常久也故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何以知天地之道能久哉觀諸日月之行四時之運則知之離為日坎為月坎離相易互藏其宅剛柔相與不失其正冬行北夏行南朝出於震夕入於兊得天之道終則有始也故能久照春震秋兊夏離冬坎陰生於姤陽生於復剛柔正也始於立春終於大寒終則有始也故變化而能久成聖人

以恒致亨始之以貞如日月之明四時之有經故天下相說而巽其化乃成天地非恒不成觀諸天地則萬物之情可見矣此以九四一爻極其卦之變以推廣常久之道也在卦氣為七月故太玄準之以常永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柔相應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恒久而不已也恒固能

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終則有始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應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極言恒久之道並本義　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个只是說久　問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曰物理之終始變易所以為恒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

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恒論其體則終是恒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常物各有个情有个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辭遜之情性只是个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去情

上面看（並語錄）

東萊吕氏曰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之一字㝡難看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非獨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又可以見易之全體盖乾坤者易之門也外乾故剛上内坤故柔下雷動而風發此相應常久之道故恒云巽而動初與四為應二與五為應三與上為應皆以剛柔相應而為恒曉此四字則六十四卦皆具

見矣剛上柔下乃尊卑定分之常雷風相與乃運用變化之恒巽而動者天地萬物未嘗不順理而動也剛柔相應天下之理未嘗无對也此四者乃天地之常經大易之正義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而无弊者必正理也若一時之所尚一人之所行則必不能久故恒之亨利於貞亦如漢文帝好黄老至文帝之後則黄老之道不行梁武帝好浮屠至武帝之後

則浮屠之道不行蓋非正道則必不能久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不已兩字最要玩味天穹然在上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墜地頹然在下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陷惟是有不已之道方能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終則有始如人之一身自少至老爪髪皮膚未嘗須臾不變若說終身不變則失其所以為身亦如水若止而不流則日涸一日惟其常流不息所以不窮　日月得天而

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正與中庸所謂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之理同當玩味所恒二字人但見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道而不知所以久照所以久成所以化成處故所之一字讀易者當深體之遯易說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立不易方乃能常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恒居常而可久也通於衆處於无過守正而不變其道乃可久也非常之道可暫而不久者也若夫遠而天下久而萬世无所往而不利惟常道為然雷風雖若非常其所以相與則恒觀其所恒則天地萬物之情亦一雷以動之風以散

之有天地以來其用未嘗易君子所立之方理義有常亦萬世所莫能易

兼山郭氏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此可以為常矣然君子何取於立不易方盖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或有蔽焉義則无也故能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始可以為常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方猶道也君子則立不可易易則不可常矣是以顔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風相薄極天下之動也而其正不動恒也恒自震三變九三立而不易君子以是處天下之至動而立不易方者理之所不可易者也巽股為立坤為方動而不易其方其不動者乎易傳

東萊吕氏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以雷言之或在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風或起於南海起於北海二者初未見其為常君子於此乃立不易方若與雷風之象不相關涉盖立不易方乃

立其所當立之地故也人於立處立猶風雷於起處起也且彖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象則曰立不易方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此所謂立不易方也如始乎為士只是在此終乎為聖人亦只是在此雖是立不易方又不可久非其位此全要人體會易說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伊川先生曰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

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吝一作咎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

矣 居恒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一无知字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柔巽在下以應於上持一作特用為常求之過深也故人道之交貴乎中禮且久漸而成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始求可久之道當與時消息而以陰居之執一不變涉於刻深取凶之道執一廢百无往而利

龜山楊氏曰昏義曰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

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别立夫婦之義也初與四為正應而居一卦之初未及致慎重正而遽親之是始求深也故曰浚恒貞凶浚者治而深之也雖貞亦凶矣夫何利之有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則其始求可知矣易說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

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

者誰輿遽為之辨别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

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无

委曲也荆州語録

兼山郭氏曰初六自上下下故曰浚恒恒非可以

浚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進道有漸而後可久在恒之初浚而

深求非其道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孟子曰其進
銳者其退速是豈可久之道乎以是為貞則凶矣
不達退速之道何所利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本泰之六四成巽九出六入有陰
陽相求之象初入卦底在兌澤之下巽為股股入
於澤下入之深者也浚之象故曰浚恒四震體躁
動九陽剛處非其位不能下初不正不量而入始
與四交求之太深非可久之道故凶夫人道交際

貴乎知時而適淺深之宜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或曰初六不正是以求之不可深曰動而正四亦不應雖正亦凶况不正乎浚恒之凶在始求太深人未必應情已不堪无所往而可也故曰貞凶无攸利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

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正亦凶而无所利矣本義 叔重說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程氏所謂守常而不能度勢之意先生曰固未見其有不安其常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語録

東萊吕氏曰相應而相親者此常理也恒之初與四時位不同則不可以常理論何者初在下而賤

四在上而貴又有二三間於中當自安分可也初六不達夫勢利之分區區責人之應己而以常理待人四又以尊貴居上而不與之應此其所以凶也交遊亦然始也相親相應亦固其常自夫一貴一賤之分而勢位異矣苟不知勢之異勞精神以求其應則亦有求深之凶然始字最當玩味大抵人情責己輕責人深不知勢位之既分而以始交之心求之故言始求深也易說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伊川先生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一无久字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　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

於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槃陰用以為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易說

龜山楊氏曰處非其位宜有悔也然在下卦之中以陽居之能久其中也故悔亡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不當位悔也久中則可以亡也

顏氏之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何悔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可久之道无他焉中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也故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九二位雖失正非无悔之象能久於中則其悔亡矣九二无它辭特曰悔亡盖見止於守常无它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動而无悔久處而不厭者其唯中乎恒久之道也九二動而正其悔亡以正守中能久中也能久中則能恒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隂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大抵天下事惟得中則可以无悔九二以陽居隂非中也何以謂之悔亡盖得形之中不若得理之中形之中上下之中也譬如屋之中央有定所若理之中則无往而不中也九二以陽居隂以中而處於下又應五之中居中而行中雖非得形之中而處中應中有理之中所以悔亡也

是中也亘古今而不易歷萬世而无弊然悔亡兩字尤要看天下事本无致悔之道不須言悔亡亦猶本无致咎之道不須言无咎惟二非得形之中本自當有悔今也處之而得理之中故復云悔亡也大凡道无不常亦无不中在乎處之如何耳象曰能久中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九二所以悔亡由久於理之中也觀此則見時中之

九三不恒其徳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徳无所容也

伊川先生曰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惟隂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徳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　人既无恒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

非其據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則犯上退則乘剛故動則招悔取辱惟常守一德庶幾取容故曰不恒其德則无所容也一有雖然貞吝德則可常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處雷風相與之際雷動之風散之宜不能安其處也故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或者疑之也盖陽得位疑若能常者故稱或焉或者

不必之辭也易說　人无常心无不為已巫醫慎疾者所頼尤不可為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苟玩其占則不恒其德知其或承之羞必矣其為不恒也蓋亦不占而已矣語解

兼山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不恒其德何所取容邪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德也過中則不恒不恒則日入於小人之域是以為機變之巧无所用恥焉雖或承之羞亦忍而固守方自以為得計而不知恥是可鄙也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蓋言不能容身於巫醫之賤況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伊川曰或承謂有時而至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得其所處宜堅正守恒而巽究為躁動而不正可處而不處失恒也故曰不恒其

德將進而犯上則上為正將退而乘二則二得中雖躁動矣進退何所容乎不得已而復豈真能恒哉故曰无所容也三動成離為目三復成巽兊為口目動言巽羞之象三動而復二在下承之未嘗動也三於是始有羞矣故曰或承之羞或疑辭亦巽也九三可貞而吝是以及此夫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况九三之處髙位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

能久於其所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本義

東萊呂氏曰事有未是則當去之既到是處則當守之故有正者必當居其正有其正而不能居則失其所以為正矣九三以陽居陽得其正矣不能固守而又求於陰乃反更慕上六是已正而不能

居故羞惡或承之雖正而亦吝也象曰无所容也

學者於此一句要看可以容身之處而不容將何

所復容其身以九居三本自有容惟其不常故雖

一身亦无容是舍可容之地而反至无容之地也

大抵常之道在乎中正而已九二本非正而居中

所以雖悔而亡九三雖居得正乃舍是而從非舍

正而從邪故曰无所容也二爻須參看易說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伊川先生曰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為喻故云安得禽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田以時至則禽或可得處恒非位則功无以致故君子降志辱身不可常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以陽居陰不處於位而遠於事

者也君子之於天下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不居所當居不事所可事以是為常卒於无所獲而已

兼山郭氏曰九四以不正之剛居不中之地其才其時不可以成功者也雖曰恒之時亦久非其位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可久之地故能成可久之功居非其位而望其功是以沒世窮年而終不可得也其

九四田无禽之謂歟初六以柔求深自用之過者也九四剛而不中居非其位不能自用以有獲者也皆非恒道語之聖人久於其道則失之遠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本泰之初九初往之四二成巽巽為雞二在地上田也二應五則巽禽為五有矣九四處非其位待之於上則初不至與初相易則巽伏而不見四安得禽哉久處非其位自无得禽之理此不知義之所當得而失其所欲者也冨榮

招辱貪得致亡曷若守恒之无患學者亦然學无常位亦何所託業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天下之事居得其正雖終身而不可舍苟居非其正雖一朝而不可居四以陽居陰處非其地是居不正不可一朝居者亦猶田獵必於廣澤大山乃有所得苟於田野之間求之雖使王

良之善御后羿之善射亦終无所得故象言久非其位謂以九居四不得其正故也不得其正茍泥其常久居而不易終无禽之可獲也此一爻學者尤宜看如人為學不得正當門戶則雖伏几案廢寢興勞神弊志亦終无所得而已矣易說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伊川先生曰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

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豈一作人君之道乎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　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以從為正以順為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為凶

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陰柔居中下應九二之剛而不失正故恒其德貞然以陰柔居中下應九二以順為正也以順為正婦道也故婦人吉夫子從婦則失制義之道故凶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能恒其德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何哉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君子立不易

方常而有變之義者也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宋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六五有震兊二體故有婦人夫子之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順也六五順九二之剛坤德之恒也恒其德則正以順為正者婦人之德坤於乾為婦恒其德貞在婦人則吉正故吉也陽奇一也陰耦二也陽始之陰終之六五從九二終吉孰甚焉從一而終也故曰婦无再嫁之文六五一爻於巽

為夫於乾為子又有兊金刻制之象去其不正而從正制義者也婦人嫁則從夫夫死從子適宜而已父令君命有所不從從婦則凶之道故曰從婦凶也易傳曰五君位也而不以君言者蓋如五之義在夫子猶凶況人君乎君道尤不可以柔順為恒故也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則未為失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問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先生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抵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恒

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恒亨恒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恒其德則无羞吝語錄

東萊呂氏曰乾健也天以剛為德五居尊位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宜發强剛毅以為尚今反以柔居上雖使常永貞固然在婦人則吉

蓋婦人之道專在於柔順居閨門之内當常守其柔順之德而不變今六五以君之尊反以婦人之德柔懦巽弱而不變又安足以濟事故在夫子則凶易說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為振恒以振為恒也振者動之

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　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卦例於上爻多處之以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至恒又不可以此處但見其不常在上故大无功也易道灼然義理分明自存乎卦惟要人玩之乃得易說

藍田吕氏曰上六居恒之終持守欲固以柔居上下應於三三亦不恒莫知所守當震之極動揺无止失守无功凶其宜也

龜山楊氏曰震之極也上六以陰柔居動之極非安於常者也雖動而不息无功矣故振恒凶振者動之極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居震之極以動為常窮而不知變者也庸无失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六居震之極以動為常窮而不知變者也是以言其得失則凶語其道則終无功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處震動之極以動為恒不能久其德故震奮妄動如風振林木不安乎上而求有功上六九三正應也妄動則下不應誰與之成功上三相易兊為毁折大无功也大无功則凶成得臣諸葛恪是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膠固純一故謂之常振動躁擾非常也上六以陰柔居上不能守常而振動是以不常為常所以凶也大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故曰大无功也易說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六